

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3

英太子画像傳

萬 有 畫 庫

英 太 子 畫 傳

3

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發 行

一 九 三 五 年

一九三四，三，二十付排
一九三四，三，廿五初版
一九三五，二，廿八再版

1—3000

3001—5000

實售大洋三角

No. 284

英太子小傳

在今日的國際舞台上，許多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，已在逐漸地潰爛，而君主立憲的英吉利，却依然是世界上比較穩固的一個。雖然國內的情形，也許和別的國家同樣地正在醞釀着一種變化，但是表面上的「大英帝國」，總覺得是最保守最頑固的。

自從維多利亞的黃金時代過去了以後，愛德華特是一個很平庸的君主，而現任英皇喬治第五，也並不能如他國民所意想般的把英國米字旗豎遍了全地球。許多忠誠的英國國民，內看這位垂垂老矣的喬治，外察世界

情勢的險惡，便把希望都攔在英太子威爾斯親王 Prince of Wales的肩上。默禱着這一位年青而英明的主子，也許將來可以應付危機，而完成「大英帝國」的幻夢。

一九二九年英王劇病以後，英太子自己也逐漸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，和全國民衆對於他希望的殷切。所以關於國內外大事，已不如往日般的稚氣，而逐漸的發生趣味。現在喬治雖然已復原了四五年，可是他的壽命，隨時都有結束的危險，那就是威爾斯親王隨時有繼任英皇的可能。我們可以料想到以後三十年間國際間的糾紛，必定比過去三十年的爲更劇烈而凶惡。英國既自視爲世界之霸主，這一位把握來日「大英帝國」命運的未來英皇，我們來談一些他生平的事蹟，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

童年的英太子

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傍晚，在立趣蒙公園的一座屋子裏，傳出了瑪麗皇后誕生太子的消息。當時英皇喬治正因為不知所措而在讀着一本天路歷程 *Pilgrim's Progress*，他讀了許多頁，却不知道書中在講些什麼。正在焦急煩悶的時光，他知道自己已做了一個兒子的父親，急忙的奔上樓去，不多一回維多利亞女皇也從溫特沙皇宮坐了專車趕來了。

她把這小孩抱在手裏，輕輕地說：「小心肝，我活着看見了繼任英國皇位的四代了。現在我真的快活啊。」她在歡喜定了的時光，就要攝一張四代合家歡的照片。她自己坐在大椅裏，懷中抱了剛出世的威爾斯親王，左邊是愛德華特，右邊是喬治。那就是本書中所刊的第一幅照相。到了

第二天，這張相片由信差分送到各皇族家裏去。

這小孩產生以後的大問題，便是取用誰的名字呢？他的父親以爲要取他的名字喬治George，愛德華特主張用愛德華特Edward，而他的祖母要他的名字取克立司與Christian，至於維多利亞皇后的意見，要這小孩用她丈夫的名字阿爾勃脫Albert。爲了這一個命名問題，皇后召集了皇族全體，開了三天的會議。結果任何一個名字都不能單獨的用了而不遭其他三個人的反對，於是爲求各人滿意起見，把所有提出的名字，統給他用了進去。因此現在英太子的名字變做了愛德華特，阿爾勃脫，克立司與，喬治，安特利夫，伯屈立克，大衛Edward Albert Christian George Andrew Patrick David。

維多利亞皇后死了以後，愛得華特繼任皇座，喬治夫婦便出去週遊世

界；這一個小太子就和他的祖父母住在一起。這一位八歲的小太子和他的祖父之間，發生了很濃厚的感情。因為自己幼年時代所受朝廷禮節的束縛，所以愛德華特主張讓這位小太子自由的發展，而不必使他受無謂的痛苦。就從這一位祖父那裏，日後英太子說：「我第一次得到了零用錢，一個星期一個先令，以後便慢慢地多起來。」

他有一個姊姊，叫做瑪利，他的一個弟弟比他小一歲的叫做阿爾培特。他們三個人，因為年紀相近，所以一直在一塊兒過着快樂的童年生活。英太子雖然比他姊姊年輕，但是永遠自居於領袖的地位。有一次他們一塊兒去爬塔，他姊姊看見屋角裏一個武士的神像，便發驚得叫起來，英太子對她說：「不要怕，我會保護你的。」

英太子的求學

英太子年紀逐漸地長大，他的教育問題便發生困難了。經過皇族會議的決定，跟他父親一樣先送到海軍學校去。英國是世界上著名的海軍國，這一位未來國家元首的先受海軍教育，也是一件頗合邏輯的事。

這一所海軍學校叫做奧斯蓬海軍學院 Osborne Naval College。他沒有入校的時光，也經過入學試驗，而在學校裏的時光，依據皇族的意見，也和普通學生受同等的待遇。在學校註冊簿上，他是用「威爾斯的愛德華特」 Edward of Wales 的名字的，而普通縮寫就用 E. Of W.。

他和別的學生住在一個宿舍裏，早上六點半起身，一切和別人沒有分別。有一次英皇愛德華特到學校去參觀，他看見英太子的眼睛有些青腫，

便問他什麼緣故，他告訴他的祖父說：「因為有一個同學稱我皇上，所以我給了他一頓教訓。」

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是這一位少年舉行加冕禮的一天。全倫敦的街道上擠滿了許許多多的人，經過了各種禮節以後，這一位少年便正式被封爲「威爾斯親王」了。

在舉行加冕禮的時光，他已從奧斯蓬海軍學校學得了許多關於機械，航海等學識而轉入達脫毛斯 Dartmouth 海軍學校去了。到一九一二年十月，英太子入牛津大學受教，他進的是麥爾達倫學院 Magdalen College。

在牛津大學裏，他也和別的學生同樣的待遇。他是專修地理，歷史，政治和經濟，還有法文和德文的。他在麥爾達倫不但照常的上課聽講，并且也玩網球，高爾夫，划船，還加入過足球隊出場比賽。這一個時期的學

生生活，英太子以後每次迴憶到，還覺得是生平最甜蜜的。

預定在麥辯達倫學院念二年書的計劃，被一件意外的大事打破了。這一件大事不但打破英太子的求學計劃，並且全英國青年人的事業，都遭逢了一個大障礙，這就是一九一四世界大戰的爆發。

大戰時期之英太子

當比利時的中立被德國軍隊強行破壞時，英國於八月四日正式向德國宣戰。當宣戰的消息傳到牛津時，英太子即刻自己願意上前線去，而凱卿奈大臣Lord Kitchenel却極力反對。

「但是爲什麼緣故呢？假如我死了，我不是有四個兄弟嗎？」英太子逼問着他。

「假如我能夠確定你要被他們殺死，我倒不知道我這樣阻止你是否是對的。我所以不許你去，却是恐怕被敵人俘虜了去。」凱卿奈理直氣壯地回答他。

經過英太子熱烈的要求，和皇族大臣數次的會議，英皇喬治終於答應了他到西戰場上去。因為這樣也可以鼓勵前線的士氣。於是十一月十六日的報上，便發表英太子赴法參戰的消息了。

英太子到了戰場上，並不讓他到前敵去服務，祇叫他當一個通信員。有機會的時候，便到戰壕去參觀一下。一九一七年英王到法國參觀戰場的時光，便由英太子任領導之責。除了西戰場以外，他還到過埃及，任過地中海艦隊司令，到過意大利的防線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戰時，加拿大軍隊進軍萬倫與Valencienness時，站在最前列的便是英太子。

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裏，英太子受到了很大的教訓，他說：「當我想到將來，和我將負的重任，我覺得這些得來的經驗，給我很大的用處。在這四個年頭裏，我和人們混在一起；在這四個年頭裏，我發現我已是成人了。」

遊歷期間的英太子

他一生的又一時期的開始，可說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赴加拿大的巡遊。

英太子在今日以前，曾到過五大洲。可以說是歷史上足跡最廣的太子。在到過的許多地方中，一大半是英國的殖民地。英太子所以到殖民地巡遊，是含有很重大意義的。在英太子本身，正當沒有卽位的空閒日子，去看看自己的家產和奴隸們，好給他日後施政時一些參考的資料；而對殖

民地方面，也算是一種示威，或是說連絡感情的手段。在旅館裏，這一位未來的主子，替這些奴才們掛獎章，安慰那些爲了他而犧牲一切的兵士們，那種假裝的誠懇而親熱的態度，頭腦簡單的土人，會忽略了英帝國主義的真意而逐漸的傾向於「大英帝國」的。加之各處殖民地總督，利用了英太子來遊的機會，強迫土人結隊的歡迎他，用令人難堪的標語（如某處土人的標語上說：「回去告訴你的爹爹，我們在英國統治下是快活的」。）歪曲了土人的真意，去獻媚於英太子。這一種帝國主義者侵佔弱小民族的勾當，我們看書中的圖，就可以看到假善者臉上的笑容，和簡單土人們直截感情的流露。

他到加拿大的時光，據說加拿大人熱誠的歡迎他，稱他爲「水手皇子」，「人民的皇子」以及「未來的皇帝」等等。也許因爲加拿大是英國的屬地，所以以後還去了幾次，計一九一九年一次，一九二三年一次，一九二

七年一次。

在一九一九年到加拿大的時光，他順便的到美國去一次。美國人給他的招待是出於他意外的熱烈。這也許因為美國人的好奇心使然。當時因為威爾遜總統患病，所以由內務大臣蘭心 Mr. Lansing 接待。以後在一九二四年，他又到過美國一次，由柯立芝總統在白宮招待。這一次到美國，爲的是去參觀英美國際馬球賽。在美國的幾天裏，因為英太子對於服裝的考究，已成歐洲服裝界變換風氣的時計表。所以在紐約，華盛頓，每到一塊地方，許多的成衣匠，跟在後面看他今天服裝上有什麼新鮮的發現，可以供給市上紳士們的仿效。其實英太子對於服裝也並不如何的注意，他在美國的好幾天裏，祇換過二套衣服。據說有一次英太子背上最末的一個鈕扣，無意的忘掉扣上。即刻倫敦的成衣舖裏，都風行了在背心的末一個鈕扣上，祇裝右邊的鈕扣，而不在左邊開紐眼。從這一點上，已可見所謂對

於威爾斯親王服式的瘋狂，不過是一種盲從而已。

一九二〇年他經過巴拿馬羣島到奧洲和新西蘭去了一次。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，便開始他的世界巡遊。

先到地中海的吉勃拉爾泰 Gibraltar，經過蘇彝士運河。在紅海裏，正碰到休戰紀念，專輪停了一回舉行靜默禮，在十一月十七日到印度孟買 Bombay。印度是英國的屬地，英太子代表了英皇到這塊屬地來，印度人民是非歡迎不可的。當時由印度總督里定公爵接待。印度十二種土人的領袖都去朝見他。而有一次印度人的歡迎禮裏，在四萬個印度人中，英太子獨自的檢閱，據作傳的人說，是「行了半點鐘而沒有一個在他左右保護的人。」這也可見印度人民如何的信服這一位白人的主子了。

從緬甸仰光，再到印度的都城但利。那裏他住了一個星期，替愛得華特像行揭幕禮。而全印的軍隊，也都到但利來由他檢閱。到下年三月十七

日到日本去，路上經過哥倫布，馬萊，新加坡，香港，都上岸去逗留一二天。

到香港的時光，因為是英國割據的地方，所以在香港住的英皇統治下的中國人民，也和印度加拿大和非洲人同樣的熱誠歡迎他。當時全香港的街道上，點滿了數十萬盞的燈籠，而全市的中國童子軍，也請他來檢閱。到了日本，正當英日感情最濃厚的時光，狡猾的日本政府，當然知道如何去利用這一個機會，結好於未來的英皇。他臨走時說：

「我要帶走這四個星期來最快活的記憶，再回去實感到我們二國間久已存在的友誼的真價值。」

回國途中，又到馬尼刺和埃及去了一次，到一九二二年六日才回國。一九二五年三月他開始了第四次的巡遊，這一次的目的地，是英國殖民地所薈聚的非洲。在西非和南非各屬地巡視。在開羅登住得最久，他臨